



湖边有棵许愿树

亲情·成长系列

e

激励一生的故事

动人的亲情关爱

落泪的成长历程

激

励

一

生

的

故

事

生活不能没有奇迹

陈江/选编

我们永远爱着你

激励一生的故事



生活不能没有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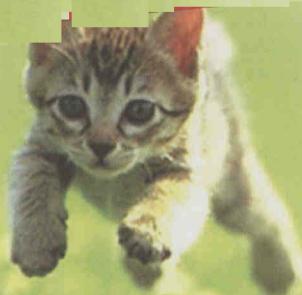
③ 我们永远爱着你



湖边有棵许愿树

亲情成长系列

陈江/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永远爱着你 / 陈江选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7

（生活不能没有奇迹；3）

ISBN 7-5613-3037-5

I . 我… II . 陈… III .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J217 .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6403 号

图书代号：SK4N0645

我们永远爱着你

选 编：陈 江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杨 珊

装帧设计：寒 流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10

版 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3037-5/I • 321

定 价：20.00 元

录

- 世上最懂我的那个人去了 \57
- 沙丘上的陌生人 \64
- 你也能当总统 \70
- 地铁卖唱女 \81
- 天上有个月亮，水中有个月亮 \88
- 我们永远爱着你——
 · 爱情小珠 \97
- 八重樱下 \1
- 我为弟弟哭六次 \7
- 崔永元逗老外逗出我的眼泪和震撼 \12
- 致命的误会，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 \17
- 做日本第一流的…… \29
- 血祭唐古拉 \38
- 幸福 \45
- 决不放弃——一个真实的故事 \52

录

订婚的消息 \152
错出一段美丽 \158

母亲的珠链断了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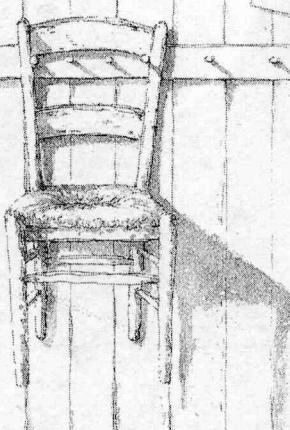
情人节的礼物 \167
最后一片叶子 \170

战火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80

月亮看见的第十六个夜晚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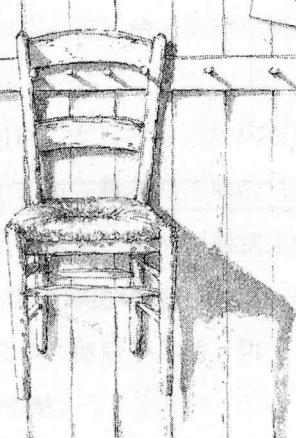
二个小女孩的礼物 \187

- 信任 \110
- 五块钱成交 \114
- 妈妈哭泣的那一天 \117
- 长大的一刻 \124
- 一封寄给上帝的信 \126
- 约翰·贝克的最后一场比赛 \132
- 『他是真心爱我的』 \141
- 浪漫少年，有多少难堪与尴尬…… \148



录

- 蓝色的连衫裙 \231
- 狗姐姐和狗弟弟 \235
- 独自飞上蓝天 \240
- 父爱 \244
- 命中注定 \249
- 你 \258
- 西瓜的滋味 \193
- 我的第一份工作 \202
- 请原谅我们 \260
- 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207
- 善有善报 \267
- 伊万斯今夜值班 \211
- 镇静的女主人 \215
- 走在每一位母亲的情怀里 \218
- 说实话，我爱你…… \223
- 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 \227





八重樱下

马凌

那时候，1934年日本横滨的一所教会中学，老师叫他保罗，叫她苏珊娜。出了校门，同学们叫她小林加代，叫他大岛一兵。而他对她说：“最好，你还是叫我郑左兵，那是我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加代黑色的凤眼一低，浓浓的睫毛拂过，哈哈腰郑重地说：“哈依。”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结伴回家，左兵在前，加代在后。他高高瘦瘦的个子晃晃荡荡地走，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她虽然穿着学校的制服，依然是微微地弓着背，像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少女，踩着小碎步。要过那道桥的时候，他会站定，扶她一把，两人并肩走上十几步，然后下了桥，再一前一后地走。互相不说话，然而走得安然。

市场附近的那条街。街角，一株很大的八重樱。枝丫重重叠叠的，平日不惹眼，一开起花来，满树的绯红竟热闹出



万种风情。走到树下，他站一站，等她赶上来，二人客客气气地说：“沙扬那拉。”然后他向右拐，进入一条青石板巷，回家。

她则继续往前走，二十几步远处就是她家的米店。女佣人迎上来接过她手中的书包，热情地向拉门里喊一声“二小姐回来啦！”

左兵家里迎接他的只有母亲。

左兵的父亲郑孝仁是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经商的广东人。他在横滨开一间食杂店，专卖中国南货，生意很好，于是就在横滨买下了 16 岁的大岛由纪子作为外室。

虽然谈不上感情，但由纪子日本式的温柔顺从较广东老家的两房妻妾要让人舒心得多，所以两人生活一直很平和。郑孝仁每年在日本住 4 个月，自从由纪子生下小左兵就住 5 个月。他在，由纪子穿戴整齐殷勤服侍；他不在，由纪子卸下钗环勤俭度日。左兵 4 岁时，广东家中连着催请郑孝仁回去。这一回去就不知怎么不回来了。

日本的生意由管家代做。由纪子每月去账房领一小笔钱，仅够糊口。一年半载才收到信，信上没有称呼，只再三叮嘱好好照料左兵。到了左兵该上学的年纪，就收到账房转来的一个红包，包里有一叠钱，红纸上写：左兵的学费。

日月如流，转眼左兵 17 岁了，在教会中学里是一贯优秀



的学生。因为是个中国人，还因为没有父亲，他没少受同学的欺侮，但是他不怕。他虽然瘦，然而经打，也会发疯似地还击，渐渐地也就有了名气。那一次，小林加代在校门口迎住他，说：“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好吗？我一个人走僻静的路，有些怕，拜托了。”其实加代一向是由家中女佣接送的。左兵当时一口就答应下来，觉得有个弱小的日本女孩子居然请求自己的保护，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那时候，加代是情窦初开的少女，而左兵仍是未谙世事的少年。

每天，清早，左兵走到巷口，远远地就会看见加代在樱树下等着，见了他，微微一笑弯一弯腰，就跟在他的后面走。日久成了习惯。左兵喜欢下雨天，下雨天加代穿木屐，噼噼啪啪地在身后响着，有板有眼有韵律。雨大了，加代还会半踮着脚，在侧后方举着伞，给他遮一下。左兵喜欢加代那种半羞半喜的样子，觉得女孩子真好玩。

那一年的圣诞节，学校组织晚祷，允许大家穿校服以外的正式服装。左兵一出巷子，眼前竟是一亮：樱树下的加代穿了一件白底织淡淡樱花的和服，红底织银的襁褓，又因为雨丝霏霏，还撑着一把红色油纸伞。左兵第一次意识到加代有多美，不知怎的就心慌意乱起来，有一种马上想逃掉的冲动。少年的心啊，真是理不清楚。



1936年底，市面上的流言已经很多，大批华人开始返国。在涌向码头的人潮中，左兵紧随着父亲的管家，觉得自己是一滴水。母亲哀恸地哭着，郑孝仁没有让她一起走，她抓着左兵的衣服，泣不成声。

将近中午船快开的时候，加代突然呜呜咽咽地出现在舱门前。她是临时知道消息的，费了一个上午的周折才找到这里。加代筋疲力尽，她扑跪在左兵面前，只会说一句话：“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一时间，左兵的心中一片茫然，好像雨中加代的木屐一下子踏在了脑子里，每一下都无限悲凄地重复着：“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

一直到多年以后，左兵才意识到加代说出这句话要有何等的勇气，无望中的坚持，不奢望结果的表白，在最后的时刻不顾一切，清清楚楚地说：“我喜欢你啊。”

日本在左兵的记忆中，便是两个女人，头发凌乱、哀痛欲绝地站在细雨中的码头上，她们互相扶持，呼喊，可是一切都是无声的，背景上，一树重重叠叠的樱花，静静地如雨落下……

然后便是49个年头。左兵在中国流亡、读书、工作、娶妻、生子、丧父、解放、大跃进、当右派、平反、添孙、丧妻。和同时代的人们经历着差不多的悲欢，磕磕绊绊地，却也没什么值得过多抱怨。中日建交后，通过红十字会，他知



道了母亲的下落：自 1937 年开始当看护，1946 年死于疾病，简简单单，也没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倒是时常，他的记忆中会出现一种声音，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声音。他老了。

1985 年他因一些产权问题回了一次日本。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去饭店看他，走时留给他一张名片和一个返老还童式的鬼脸——名片是加代的。于是他终于记起了萦回在脑际的原来是加代的声音，加代扑跪在船舱中央，泪流满面，无限凄绝，无限热烈：“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

他拨了加代家的电话号码，凭着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已经多年不见了。岁月冲走了许多东西，但是最纯净的留了下来，那因为缺憾造就的纯净。

没有惊叫、眼泪、叹息、懊悔和掩饰，平平淡淡，他约她出来喝茶，说：“我回来了，茶社见好吗？”——好像他不过昨天才离开，而一切均可以从现在开始。

她说：“好的，但不必喝茶了吧，我实在不愿毁去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你在樱树下等我，我会从你身旁走过，请别认出我……”他答应了。他们——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在电话中平静地相约：“再见，来生再相认，来生吧。”

正是樱花庄严凋落的季节，横滨一株古老的八重樱下，站着一位老人。他穿着租来的黑色结婚礼服，手中一大抱如血的玫瑰，49 朵，距那个铭心刻骨的时刻，已有 49 年。老人



站在如雨飘落的樱花中，向每一个路过的老妇人分发他的红玫瑰，同时微笑着说“谢谢”。49朵，总有一朵是属于她的吧，不管她现在消瘦还是富态，不管她现在儿孙成行还是独自寂寞，不管她泪眼模糊还是笑意盈盈，此生此世，总会有一朵花是属于她的吧。老人遵守约定，不去辨认，只是专心致志地分发着他的花。有的老妇人坦然地接受了，客气地道谢；有的老妇人满怀疑虑，可还是接下了，匆匆走过。老人信心十足地向每一位老妇递过红玫瑰，他知道她会从他身边走过，她会认出他，她会取走一朵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花，而来生，他们会凭此相认，一定。



我为弟弟哭六次

艾 妃

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弟弟。有一次我为了买条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的5毛钱。父亲当天就发现钱少了，就让我们跪在墙边，拿着一根竹竿，让我们坦白到底是谁偷的。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说那两个一起挨打。说完就扬起手里的竹竿，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大声说：“爸，是我偷的，不是姐干的，你打我吧！”父亲手里的竹竿无情地落在弟弟的背上、肩上，父亲气得喘不过气来，打完了坐在炕上骂道：“你现在就知道偷家里的，将来长大了还了得？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

当天晚上，我和母亲搂着满身是伤痕的弟弟，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半夜里，我突然号啕大哭，弟弟用小手捂住我



的嘴说：“姐，你别哭，反正我也挨完打了。”

我一直在恨自己当时没有勇气承认，事过多年，弟弟为了我挡竹竿的样子我仍然记忆犹新。那一年，弟弟8岁，我11岁。

弟弟中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同时我也接到了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父亲蹲在院子里一袋一袋地抽着旱烟，嘴里还叨咕着，俩娃都这么争气，真争气。母亲偷偷地抹着眼泪说争气有啥用啊，拿啥供啊？弟弟走到父亲面前说：“爸，我不想念了，反正也念够了。”父亲一巴掌打在弟弟的脸上，说：“你咋就这么没出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姐俩供出来。”说完转身出去挨家借钱。我抚摸着弟弟红肿的脸说：“你得念下去，男娃不念书就一辈子走不出这穷山沟了。”弟弟看着我，点点头。当时我已经决定放弃上学的机会了。

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弟弟就偷偷带着几件破衣服和几个干巴馒头走了，在我枕边留下一个纸条：姐，你别愁了，考上大学不容易，我出去打工供你。弟。

我握着那张字条，趴在炕上，失声痛哭。那一年，弟弟17岁，我20岁。



我用父亲满村子借的钱和弟弟在工地里搬水泥挣的钱终于读到了大三。一天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同学跑进来喊我：梅子，有个老乡在找你。怎么会有老乡找我呢？我走出去，远远地看见弟弟，穿着满身是水泥和沙子的工作服等我。我说，你咋和我同学说你是我老乡啊？

他笑着说，你看我穿的这样，说是你弟，你同学还不笑话你？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落了下来。我给弟弟拍打身上的尘土，哽咽着说你本来就是我弟，这辈子不管穿成啥样，我都不怕别人笑话。

他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蝴蝶发夹，在我头上比量着，说我看城里的姑娘都戴这个，就给你也买一个。我再也没有忍住，在大街上就抱着弟弟哭起来。那一年，弟弟20岁，我23岁。

我第一次领男朋友回家，看到家里掉了多少年的玻璃安上了，屋子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男朋友走了以后我向母亲撒娇，我说：妈，咋把家收拾得这么干净啊？母亲老了，笑起来脸上像一朵菊花，说这是你弟提早回来收拾的，你看他手上的口子没？是安玻璃时划的。

我进弟弟的小屋里，看到弟弟日渐消瘦的脸，心里很难



过。他还是笑着说，你第一次带朋友回家，还是城里的大学生，不能让人家笑话咱家。

我给他的伤口上药，问他，疼不？

他说，不疼。我在工地上，石头把脚砸得肿得穿不了鞋，还干活儿呢……说到一半就把嘴闭上不说了。

我把脸转过去，哭了出来。那一年，弟弟 23 岁，我 26 岁。

我结婚以后，住在城里，几次和丈夫要把父母接来一起住，他们都不肯，说离开那村子就不知道干啥了。弟弟也不同意，说：“姐，你就全心照顾姐夫的爸妈吧，咱爸妈有我呢。”

丈夫升上厂里的厂长，我和他商量把弟弟调上来管理修理部，没想到弟弟不肯，执意做了一个修理工。

一次弟弟登梯子修理电线，遭电击住进医院。我和丈夫去看他。我扶着他打着石膏的腿埋怨他，早让你当干部你不干，现在，摔成这样，要是不当工人能让你去干那活儿吗？

他一脸严肃地说，你咋不为我姐夫着想着想呢？他刚上来，我又没文化，直接就当官，给他造成啥影响啊？

丈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哭着说，弟啊，你没文化都是姐给你耽误了。他拉过我的手说，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

那一年，弟弟 26 岁，我 29 岁。



弟弟30岁那年，才和一个本分的农村姑娘结了婚。在婚礼上，主持人问他，你最敬爱的人是谁，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姐。

弟弟讲起了一个我都记不得的故事：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在邻村，每天我和我姐都得走上一个小时才到家。有一天，我的手套丢了一只，我姐就把她的给我一只，她自己就戴一只手套走了那么远的路。回家以后，我姐的那只手冻得都拿不起筷子了。从那时候，我就发誓我这辈子一定要对我姐好。

台下一片掌声，宾客们都把目光转向我。

我说，我这一辈子最感谢的人是我弟。在我最应该高兴的时刻，我却止不住泪流满面。

